

賴逸儒

回來教書 就是要有貢獻



小 檔 案

系 所 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暨研究所

專 長 消化道解剖學、胃腸道癌症診療、腹腔鏡手術

教授科目 大體解剖學

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學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生理學研究所博士

經 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住院醫師
恩主公醫院外科部主治醫師

現 職 臺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副教授
臺大醫院外科部主治醫師

榮譽紀事 臺大醫院外科部最佳住院醫師獎
臺大醫院教學優異獎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三度獲獎）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





賴逸儒設計他的大體解剖課時，相當留意將他的外科醫師經驗帶入課堂，讓同學更容易了解基礎解剖課程和臨床診療的連結。

像賴逸儒這樣的教授很少，既在臺大醫學院的基礎醫學學科任教，又是臺大醫院的臨床醫師。雖說橫跨基礎與臨床，兩者卻有微妙的關係：他在醫院是拿手術刀的胃腸腫瘤外科醫生，到了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的講堂，他改握解剖器械，負責大體解剖課的腹腔與頸部解剖實習。有前者豐富的臨床實例與手術經驗為後盾，難怪的賴逸儒總能將解剖實習講解得格外生動、精細深入，令學生難忘。

從二十五歲那年開始，扣除兵役、建教醫院服務與在史丹佛大學進修的時間，賴逸儒若不是在臺大醫學院，就是在臺大醫院，二十多年來從不間斷，幾乎將所有時間都留給了他的學生與病患。



■談起教學，賴逸儒充滿了熱忱。（楊文卿／攝影）

＊挑戰目標 外科醫師科學家

賴逸儒和其他基礎學科的教授一樣，必須兼顧教學與研究，但身為一名醫師，他還必須挪出時間看診及開刀。一個人一天能夠做這麼多事情嗎？賴逸儒笑說：「時間永遠不夠用，因此要能夠取捨，列出每件事情的優先順序。」不過，既然身為老師，教學永遠是賴逸儒每天密密麻麻行程表上優先順序的第一位；只要和學生的課業有關，他就會將開刀與其他事項排開。

出生於嘉義的賴逸儒，一九九〇年自臺大醫學院畢業，退伍後申請至臺大醫院完成外科醫師訓練。「當初在選科的時候，就考慮過我想要走什麼樣的路。」賴逸儒說。回想當時選擇外科，甚至最後決定回到教學醫院，他唯一的宗旨就是想走一條具有高度挑戰性的路。那時的他問自己：「選擇能夠自行開業的專科也許有賺大錢的機會，但是相對的，工作也比較單調。一成不變的生活是我要的吗？」

賴逸儒笑道，初始時候他未曾規劃要鎮日奔波於教學、研究與臨床之間，過現在這般忙碌的生活。他回憶，完成外科訓練後奉派到與臺大建教合作的私人醫院工作，薪資較臺大優渥。但臺大外科計畫發展腹腔鏡手術，剛好是賴逸儒的興趣與專長，因此在一九九二年回到臺大醫院擔任醫師與臨床講師。二〇〇七年，臺大醫學院的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希望招募具有外科實務經驗的教師加入，使解剖學的基礎教學更多元化；再一次，時機與使命感讓賴逸儒轉換跑道，回到母校的解剖學

科擔任教職。

身兼基礎醫學教師、臨床醫師兩種角色，有什麼與一般醫師不同之處？賴逸儒想起一場令他印象深刻的演講，演講者是一位具有醫學背景的研究人員，他提出「內科醫師科學家（physician scientist）」的概念。演講者強調，能夠將診療實務上觀察到的問題，在實驗室裡驗證後再回饋給臨床，是一件快樂的事。這段話開啟賴逸儒一個嶄新的念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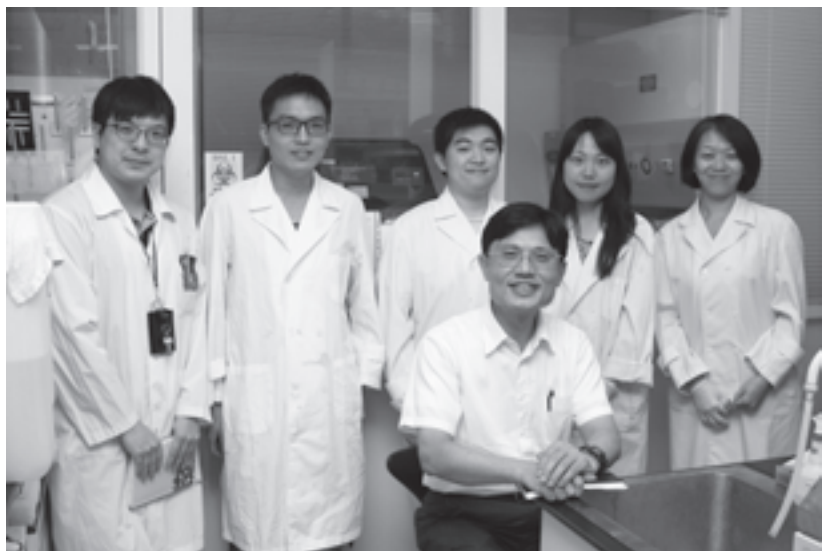
他想，自己能在擁有豐富研究資源的臺大醫學院，同時享有教師與外科醫生的身分，是非常難得的運氣，他期望自己也能夠朝著「外科醫師科學家（surgeon scientist）」的目標前進。

※人生際遇 重返解剖臺

在醫學院的教學中，有些科目是由不同專長的教師合授，每位老師負責不同的部分，而大體解剖是醫學教育的起手式，也是最重要的必修課程之一。在專業課程中，賴逸儒主要負責教授腹腔與頸部的解剖實習。賴逸儒說，他學生時期第一次上大體解剖課時，同組同學遲疑地不敢掀開大體老師身軀上的白



■回臺大醫院後獲頒最佳住院醫師獎。（楊文卿／攝影）



■ 賴逸儒與實驗室學生感情要好。(楊文卿／攝影)

布；而當年主動掀開白布的他，如今變成教授這堂課的老師，賴逸儒感嘆地說：「人生似乎總有某些連結啊！」

談起從臨床到基礎醫學在教學上的差異，最大的差異在於所教授學生的專業程度不同。賴逸儒說：「進行臨床教學時，面對的醫學生都已經具有一定程度的基礎醫學知識。但大體解剖學這門課，面對的都是才要開始專業課程的醫學系、牙醫系大學生，就像還只在學習字母或注音符號的階段，當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教很難的名詞或是理論。」三維的人體構造極難靠想像力理解，賴逸儒耐心地放慢講課速度、適度重覆重要專有名詞、多應用臨床實例與親自示範解剖，慢慢帶領學生進門。

賴逸儒設計大體解剖課時，相當留意將他的外科醫師經驗帶入課堂，讓同學更容易了解

基礎解剖課程和臨床診療的連結。解剖學科的整體課程設計，也透過介紹大體捐贈的歷史與倫理議題、進行大體老師的家庭訪問、教師示範與模型演練、請臨床專家介紹不同應用等方法，讓醫學生了解大體捐贈的倫理意義並獲得必備的解剖知識。

＊沒有架子 與學生亦師亦友

大體解剖教學屬於大班教學，面對的雖是臺大醫學院一群約兩百名號稱是天下秀才的學生，賴逸儒在教學上仍有所堅持，特別是學習上有困難的同學。他說：「大部分同學應付課業游刃有餘，但還是有幾位會因為不擅長時間分配或學習動機不夠而大幅落後。」由於與其他教授合授，賴逸儒與同學相處的時間其實只占整個學期的一部分，但是他對學生的關心不亞於整學期授課



■賴逸儒（右三）的實驗室常有出遊活動。（賴逸儒／提供）

的老師。擔任大體解剖實習專任助教的廖孟琳就說賴逸儒跟其他老師不一樣，「他會主動個別約談進度較落後的同學」，以了解落後原因，給予提醒或協助。

依廖孟琳觀察，賴逸儒教學認真且經驗豐富，能夠將晦澀的知識用易懂的解說讓同學理解，再搭配他的臨床經驗，讓課程變得更具體。

「老師是一個親切的人，但是在教學上他有自己的堅持。」已有五年教學經驗的專任助教張銘峰說。以大體解剖為例，他說賴逸儒會要學生以「人體地理學」的概念來學習大體解剖。賴逸儒也很重視學生的學習態度，堅持學生一定要出席大體解剖的每堂實習課，並且要求態度認真、嚴肅；因為「這也是對大體老師的尊重」。

顏爾言是賴逸儒實驗室今年畢業的研究生。他說，賴逸儒並不規定他們到實驗室的時間，但是學生必須自行規劃每週的進度，而老師會從旁輔助，和他們一起討論如何優化實驗結果。顏爾言舉例說，曾經有實驗不管怎麼做就是無法達到預期結果，賴逸儒不但認可「其實沒有結果也是一種結果」，還和顏爾言一同檢討可能實驗哪裡出了問題，指導他該如何重新嘗試，或是換一個方向進行。

賴逸儒沒有架子，平時和研究生們相處，亦師亦友。「在生活上老師也給我們許多啟發。」即將升博士班六年級的劉心雲說，以前做研究如果沒有達到預期的進度，就會給自己很大的壓力，此時老師反而會引導她如何思考，提醒她在實驗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她說：「老師要我們做實驗前先想好出發的原因，以及實驗真正的意義，提醒我們過程比什麼都重要，在老師的領導下，慢慢能

夠調適自己的心態，也比較明白該如何追求自己想追求的目標。」

＊保留時間給學生 盼青出於藍

賴逸儒投入教學，是因為想要有所作為，希望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有所收穫，甚至未來能超越老師。賴逸儒說：「如果只是想要這個職缺而來當老師，卻無法對教學有所貢獻，那我覺得當老師就沒意思了。」

談到心目中的老師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條件，賴逸儒認為重要的條件是必須「樂在教學」，並時時關注學生的權益。在教學醫院的研究與服務工作相當繁重，難免犧牲了對教學的專注；賴逸儒因此常常提醒自己，學生是來學本事的，老師應該保留時間給學生，了解他們的需求並提供適當的協助。



■ 賴逸儒與學生討論實驗每週的進度。（楊文卿／攝影）



■ 賴逸儒將攝影作品掛在研究室。
(楊文卿／攝影)

※ 鼓勵結交益友 培養一生嗜好

賴逸儒鼓勵同學結交益友，建議同學多參與不同面向的社團活動，培養能夠持續一生的嗜好，對身心靈的調劑和工作的減壓都有幫助。他以自己為例，大學時期參加過臺大社團嘉友會的返鄉服務，也參加過攝影社，一路拍照拍到大五，這些都是難忘的回憶。

賴逸儒拿起掛在牆上的一幅作品，帶著一點得意地說：「這澎湖的七美國小教室外拍的。當時，忙完服務工作的夥伴們在教室裡用晚餐，涼風徐徐，窗外操場的單槓上掛著洗好的衣服，夕照刻畫著單槓與衣服的剪影。他抓著相機跳出窗外，拍下了這幅人文風景。當年臺大攝影社的指導學長覺得「孺子可教」，想要找他合開照相館，賴逸儒笑說：「但我還是比較想當醫生啦！」

「不過，自從進了醫院實習後，就沒什麼時間可以碰相機了。」賴逸儒辦公室角落的防潮箱裡還放著單眼相機，他笑說：「也許退休後就可以專心地拍照了。不管是教學、行醫或是攝影，我認為想做的事情就應該以專心和專業做好。」